

甌

北

詩

話

甌北詩話卷四

陽湖 趙翼 雲松

白香山詩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爲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鬪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以後益覺老榦無枝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并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

趣橫生一噴一醒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香山詩凡數次訂輯其長慶集經元微之編次者分諷諭閒適感傷三類蓋其少年欲有所濟於天下而托之諷諭冀以流聞宮禁裨益時政閒適感傷則隨時寫景述懷贈答之作故次之其自序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兼濟之義也閒適感傷者獨善之義也大指如此至後集則長慶以後無復當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翫景適情爲事故不復分類但分格詩律詩二種隨年編次而已今流傳諸本雖不免有前後錯雜之處然大概尚仍其舊

香山詩名最著及今已風行海內李謫仙後一人而已
觀其與微之書云自長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
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士庶僧道婦處
女之口往往有誦其詩者軍使高霞寓邀妓侑客妓曰
我讀得白學士長恨歌豈他比哉由是增價漢南主人
宴客諸妓見香山至指曰此秦中吟長恨歌主到矣微
之序其集亦曰觀寺邺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
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街賣於市又雖
林賈人求市頗切云其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有甚
僞者亦能辨之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
且廣者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

之事爲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旣歎爲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卽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況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

中唐以後詩人皆求工於七律而古體不甚精詣故閱者多喜律體不喜古體惟香山詩則七律不甚動人古體則令人心賞意愜得一篇輒愛一篇幾於不忍釋手蓋香山主於用意用意則屬對排偶轉不能縱橫如意而出之以古詩則惟意所之辨才無碍且其筆快如并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鍊至潔看是不易其實精純剝夢得所謂鄙人斤斲無痕迹

仙人衣裳棄刀尺者此古體所以獨絕也然近體中五言排律或百韻或數十韻皆研鍊精切語工而詞瞻氣勁而神完雖千百言亦沛然有餘無一懈筆當時元白唱和雄視百代者正在此後世卒無有能繼之此又不徒以古體見長也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長篇累幅多至百韻少亦數十韻爭能鬪巧層出不窮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韻不過一二首元白則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餘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

世自不能不傳蓋元白覲此一體爲歷代所無可從此出奇自量才力又爲之而有餘故一往一來彼此角勝遂以之擅場微之上令狐相公書謂同門生白居易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千言或五百言小生白揣不能以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白與元書亦謂敵則氣作急則計生以足下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太誇觀此可以見二公才力之大矣今兩家次韻詩具在五言排律實屬工力悉敵不分勝負惟古詩往往和不及唱蓋唱先有意而後有詞和者或不能別有新意則不免稍形支絀也然二人剗此體後次韻者固習以爲常而篇幅之長且

多終莫有及之者至今猶推獨步也又如聯句一種韓
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復劉禹錫
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創體

按香山與微之唱和有元
白唱和因繼集與夢得有

劉白唱和集在杭州時崔元亮在湖州微之在越州有三州唱和集在
洛時劉夢得有蘇州有吳洛寄和集又與裴令公等遊賞有洛中集

五言排律長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消上退居一百
韻謫江州有東南行一百韻微之以夢遊春七十韻見
寄廣爲一百韻報之又代書詩寄微之一百韻赴忠州
舟中示弟行簡五十韻和微之投簡陽明洞五十韻想
東遊五十韻逢蕭微話長安舊遊五十韻敘德抒情上
宣城崔相公四十韻新昌新居四十韻此外如三十二
十韻者更不可勝計此亦古來所未有也

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如洛陽有愚
叟五古內檢點盤中飯非精亦非糲檢點身上衣無餘
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寒又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饑亦
不渴哭崔晦叔五古內邱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
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連用疊
調此一體也洛下春遊五排內府中三過臘洛下五逢
春春樹花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
連用五春字此一體也和詩中有與原唱同意者則曰
和與原唱異意者則曰答如和微之詩十七章內有和
思歸樂答桃花之類此一體也律詩內偶作寄皇甫朗
之一首本是五言其中忽有數句云歷想爲官日無嫌

刺史時下又云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
欣然得閑之排偶中忽雜單行此又一體也酒庫五律
云野鶴一辭籠虛舟長任風送愁還闌處移老入閒中
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第
七句忽單頂第六句說下雪夜小飲贈夢得七律一首
下半首云久將時背稱遺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
仙應有以曾看東海變桑田亦以第七句單頂第六句
說下又一體也別淮南牛相公五排一首自首至尾每
一句說牛相一句自說自註云每對雙關分敘兩意此
又一體也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蓮集中已有之香
山最多而其體又不一如忠州種桃杏云無論海角與

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
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前後單行中
間成對此六句律正體也櫻桃花下招客云櫻桃昨夜
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
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塲此前四句
作兩聯末二句不對也蘇州柳云金谷園中黃嬋娜曲
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遍不似蘇州柳最多飛
絮拂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此前二句作對後四
句不對也板橋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地今重過五十年前舊板橋更苦玉顏橋上
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此通首不對而亦編在六句律詩

中又一體也七言律贈皇甫勛之一首豔陽時節又蹉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裡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藥君家醇酎我狂歌此以第五六句頂第三四句說下又一體也蓋詩境愈老信筆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雖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備一體也

香山長慶集以諷諭閒適感傷三類分卷而古調樂府歌行各體卽編於三類之內後集不復分此三類但以格詩律詩分卷古來詩未有以格稱者大歷以後始有齊梁格元和格則以詩之宗派而言輓轡格進退格則律詩中又增限制無所謂格詩也茲乃分格律二種其

自序謂邇來復有格律詩洛中集記亦曰分司東都以
來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詩若干
首律詩若干首是格與律對言實香山創名此外亦無
有人稱格詩者既以格與律相對則古體詩樂府歌行
俱屬格詩矣而俗本於後集十一卷之首格詩下復繫
歌行雜體字樣是直以格詩又爲古詩中之一體矣汪
立名辨之甚晰

香山詩恬淡閒適之趣多得之于陶韋其自吟拙計云
時時自吟咏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
外復誰愛惟有无微之又題潯陽樓云常愛陶彭澤文
思何高玄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此可以觀其趣而

所在也晚年自適其適但道其意所欲言無一雕飾實
得力於二公耳集中有効陶潛體詩十六首又有別韋
蘇州一首按香山自敘年十四五時遊蘇杭間見太守
甚尊不得從遊宴之列則於左司年輩本不相及何得
有辭別之作此詩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詩攙入耳

唐人五言古詩大篇莫如少陵之北征昌黎之南山二
詩優劣黃山谷已嘗言之然香山亦有遊王順山悟真
寺一首多至一千三百字世顧未有言及者今以其詩
與南山相校南山詩但籠侗摹寫山景用數十或字極
力刻畫而以之移寫他山亦可通用悟真寺詩則先寫
入山次寫入寺先憩賓位次至玉像殿次觀音巖點明

是夕宿寺中明日又由南塢路過藍谷登其巔又到藍水環流處上中頂最高峯尋謁一片石仙人祠廻尋畫龍堂有吳道子畫褚河南書總結登歷凡五日層次既極清楚且一處寫一處景物不可移易他處較南山詩似更過之又北征南山皆用仄韵故氣力健舉此但用平韵而逐層鋪敘沛然有餘無一語冗弱覺更難也而詩人不知則以香山有長恨琵琶諸大篇膾炙人口遂置此詩於不問耳

長恨歌自是千古絕作其敘楊妃入宮與陳鴻所傳選自壽邸者不同非惟懼文字之禍亦諱惡之義本當如是也惟方士訪至蓬萊得妃密語歸報上皇一節此蓋

時俗訛傳本非實事明皇自蜀還長安居興慶宮地近市廛尚有外人進見之事及上元元年李輔國矯詔遷之於西內元從之陳元禮高力士等皆流徙遠方左右近侍悉另易人宮禁嚴密內外不通可知且鴻傳云上皇得方士歸奏其年夏四月卽晏駕則是寶應元年事也其時肅宗臥病輔國疑忌益深關防必益密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卽方士能隱形入見而金釵鈿盒有物有質又豈馭氣者所能攜帶此必無之事恃一時僿俗傳聞易於聳聽香山竟爲詩以實之遂成千古耳琵琶行亦是絕作然身爲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鄰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卽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爲豈

唐時法令疎濶若此耶蓋特香山借以爲題發抒其才
思耳然在鄂州又有夜聞歌者一曰云歌罷繼以泣泣
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借問誰家婦歌泣
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則聞歌覓人竟有其
事恬不爲恠矣

香山歷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見於詩爲校書郎云俸
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蓋屋廚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
餘糧京兆戶曹參軍云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
二百石歲可盈倉用江州司馬云官品至第五俸錢四
五萬太子賓客分司云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刑部
侍郎云秋官月俸八九萬太子少傅云月俸百千官二

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刑部尚書致仕云半俸資身亦有
餘又云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歲滿困又有詩云
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此可當職官食貨二志也

香山詩不惟記俸兼記品服初爲校書郎至江州司馬
皆衣青綠有春去詩云青衫不改去年身寄微之云折
腰俱老綠衫中及琵琶行所云江州司馬青衫濕是也

行軍司馬則衣緋有寄李景儉唐
鄧行軍司馬云四十著緋軍司馬

爲刺史始得著緋有忠州初著

緋咎友人詩有謝裴常侍贈緋袍魚袋詩由忠州刺史
除尚書郎則又脫緋而衣青有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
卻著青袍侍玉除時微之已著緋故贈詩云笑我青袍
故饒君茜綬殷及除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則

又著緋而微之已衣紫故贈詩云我朱君紫綬猶未得
差肩除秘書監始賜金紫有拜賜金紫詩云紫袍新秘
監白首舊書生太子少傅品服亦同故詩云勿謂身未
貴金章照紫袍此又可抵輿服志也

雲溪友議引本事集謂香山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嘗爲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是樊素小蠻本兩
人也然香山集無此詩其鬻駱馬遣楊柳枝見於不能
忘情吟者曰駱反廐素反閨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
與爾歸醉鄉去來則但有樊素而無所謂小蠻者按香
山詩云菱角執笙簫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自註菱谷紅紫皆小蠻名又春晚尋夢得詩云還

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自註小蠻酒榼名則所謂八蠻者乃歌妓及宴具之通稱非一人專名也然別柳枝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又詩云去歲樓中別柳枝自註樊蠻也二妓皆以柳枝目之又天寒晚起詩云十年貧健是樊蠻則又實有樊素小蠻二人意當時善歌柳枝者素之外又有一人舊以通稱之小蠻呼之而無專名耳香山有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作詩劉夢得答香山亦云今朝停五馬不是爲羅敷則能唱柳枝之小蠻當卽羅姓也

香山舉進士試牕中列遠岫省試玉水記方流詩皆無足觀不過浮詞敷演初未清切摹寫在今時試帖中尚

屬劣等豈貞元詩家猶未有刻畫一派耶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率句複調複意如西樓喜雪云散麴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又云北市風生飄散麴以散麴喻雪何異撒鹽答杜相公以詩見寄云剪裁五言須用鉞以其官節度乘旄鉞也然太生硬寄元九云若不九重中掌事卽須千里外抽身贈夢得云頭垂白髮我思退腳踏青雲君欲忙題池西小樓云雖貧眼下無妨樂縱病心中不與愁贈夢得云無情一任他春去不醉爭消得日長又云政事素無爭學得風情舊有且將來又代夢得吟云世上爭先從儘汝人間闕在不如吾當時有元輕白俗之誚蓋爲此等句也又有句法相同者且遊一首云

遊得且須遊題西池小樓云春來遊得且須遊酬牛相
公見戲云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杭州官舍云起嘗
一甌茗行讀一卷書偶作二首內云或飲茶一盞或吟
詩一章首夏病間云或飲一甌茗或吟兩句詩咏意云
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咏所樂云或開書一篇或飲
酒一卮池上篇亦云時飲一杯或吟一篇此句法之重
複者也又有詞意相同者傷友一首謂貧賤至交及貴
則棄若路人而寓意五首內又將此意作一首贈同座
云花叢便不入猶自朱甘心病假云與春無分未甘心
病入新正又云便休心未服更試一春看此一意凡三
見對紅葉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與劉明府共飲

云貌偷花色老暫去一意凡兩見贈蕭殷二協律云我
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若令在郡得五考與
君展覆杭州人布裘詩又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
新製綾襖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一
意亦三見薔薇花一叢獨死云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
衰初到江州寄翰林諸公云雨露施恩無厚薄蓬茅隨
分有榮枯一意凡兩見曲江感秋云榮名與壯齒相避
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非故短歌行云耳目聾暗
後堂上調絲竹牙齦缺落時盤中堆酒肉榮華與少壯
相避如寒燠日漸長云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
已老有感云貧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一意凡四見吳

劉敦質云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述和微之云真宰側
持生殺柄開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背下龜千年不
死仍無病傷楊宏貞云顏子既短命楊生亦早捐誰識
天地心獨與龜鶴年嘆老云人生不滿百不得長歡樂
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哭王質夫云江南有毒蟒江
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識彼何德不識
此何辜一意凡六見蓋詩太多自不免有此病也

香山有過洞庭湖詩謂大禹治水何不盡驅諸水直注
之海而甯此大浸佔湖南千里之地若去水作陸又可
活數百萬生靈增入司徒籍豈禹時苗頑不用命遂不
能興此役耶此書生之見好爲議論而不可行者也萬

山之水奔騰而下其中途必有停滯之處始不衝溢爲患如江西之有鄱陽江南之有巢湖洪澤湖太湖隨時容納以緩其勢故爲害較少黃河之水無地停蓄遂歲歲爲患若令蜀江出峽後卽挾衆水直趨東海其間吳楚經由之地橫潰衝決將有更甚於黃河者香山但發議以騁其詩才而不知見笑於有識也

香山出身貧寒故易於知足少年時西歸一首云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朱陳村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入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饑色夜寢無安魂可見其少時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無不足之意由京

兆戶曹叅軍丁母憂退居渭上村云新屋五六間古槐
八九樹已若稍有寧宇江州司馬雖以謫去然種櫻桃
詩云止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忠州刺史雖
遽惡地然種桃杏詩云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
待花是所至卽以數年爲期未嘗求速化自忠州歸朝
買宅於新昌里雖湫隘而有小園詩云門閭堪作蓋堂
室可鋪筵已覺自適及刺杭州歸有餘貲又買東都履
道里楊憑宅有林園池館之勝遂有終焉之志尋授蘇
州刺史一年卽病免歸授刑部侍郎不久又病免歸除
河南尹三年又病免歸除同州刺史亦稱病不拜皆爲
此居也直至加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始終不出

洛陽一步可見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實由於食貧居
賤之有素汔可小康卽處之泰然不復求多也然其知
足安分在此而貧儒驟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纔謫
江州遇李馬三妓卽贈以詩盧侍御席上小妓乞詩輒
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迨歷守杭蘇無處不挾妓出遊
李娟張態商玲瓏謝好陳龍沈平心奴胡容等見於吟
咏者不一而足遊虎邱則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
遊洞庭則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俱不
覺沾沾自喜鳴其得意其後歸朝歸洛并有自置妓樂
如菱角谷兒紅綃紫綃樊素小蠻等嘗親爲教演所謂
新樂鍾鎡教欲成若頭唱玉盡家生則歌舞多奴婢矣

教而未成則云老去將何遣散愁新教小玉按梁州答
蘇庶子云不敢邀君無別意管絃生澁未堪聽教成後
則云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不外求又云等閒池
上畱賓客隨事燈前有管絃又云三嫌老醜換蛾眉以
色衰而別換佳麗則更求精於色藝非聊爾充數者甚
至與畱守牛相公家妓樂合宴云兩家合奏洞房夜八
月連陰秋雨時又向裴令公借南莊攜家妓讌賞云擬
提社酒攜村妓擅入朱門莫恠無可見其家樂直可與
宰相畱守比賽精麗而見之詩篇津津有味適自形其
小家氣象所謂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者固暮年消
遣之一事耶

新唐書本傳謂二李黨事互相傾軋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於李宗閔居易懼以黨人見斥乃移病還東都是太和初年也舊唐書謂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則元和十年謫江州後也今以其詩考之則退休之志不惟不始於太和并不始於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時授拾遺入翰林年少氣銳本欲有以自見於世故論王鏐以賂謀宰相論裴均不當違制進奉論李師道不當掠美以私財代贖魏徵宅論吐突承璀不當以中使統兵論元稹不當以中使謫官皆侃侃不撓冀以裨益時政然已爲當事者側目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

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蓄退休之心
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
近時早有此約矣謫江州有自誨一首謂年已四十四
卽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儼而食渴而飲晝
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遑遑他求此尤其思退之本
懷也惟因家事落然不能無藉於祿仕其見之吟咏者
亦自不諱在江州云欲作妻孥計須營伏臘資自忠州
歸買宅新昌里卽云囊中貯餘俸郭外買閒田然究不
能贍足則云非無解掛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臘資初至
杭州尚云欲將閒送老須著病辭官更待年終後支持
歸計看及三年去任宦橐已豐則云三年請祿俸頗有

餘衣食乃至僮僕間皆無凍餒色又云渭北莊猶在錢塘俸尚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饑寒買履道里新居云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後刺蘇州又云一日又一日自問何所滯爲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去蘇州後又云僮僕減來無冗食資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邱中計猶免饑寒得數年自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遂不復外出年纔五十八耳笙歌遊賞娛情送老固宦成之樂事不足爲怪而回視元和初年與微之相約退休可謂不負初心非真因二李黨起始引身遠害也有祿以贍其家有才以傳於後香山自視固已獨有千古權位勢利曾不足當其一唾豈徒以明哲保身爲得策耶然之

既與香山早有成約其後忽於人相頓忘以心至與裴
度相軋貽譏清議則其與香山早約時本非真意故不
能踐言耳

樂少祖云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楊與元微之牛僧孺
相厚而不累於元牛與裴晉公相善而不累於裴公以進退與李德裕

素不協而不爲德裕所忌惟不汲汲於進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場也
然則香山退休之志雖不因常滿而因退休得免常滿則亦未嘗無因也

唐人最重座主門生之誼今皆見香山集中有賀楊僕
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則門生宴座主之
父也又有與諸同年賀座主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
子自註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則座主之座主也按香
山於貞元十六年在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
性習相遠近賦玉水記方流詩則座主郢也而郢在禮
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第實寶應二年癸卯迨郢拜

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所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今又十三年見門生之下。又有門生可謂耆宿盛事。全唐詩話記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歸宴於新昌里第。元白俱在座。楊汝士詩最後成中有文章舊價爾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自誇壓倒元白。卽此會也。惟白詩謂楊僕射致仕有此宴。而詩話謂入覲有此宴。稍不同。自當以香山詩爲正。香山又有送牛相公出鎮淮南詩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牛相卽僧孺也。自註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余爲翰林考覈官。云後僧孺以宰相留守洛中。香山方居履道里。過從甚密。牛嘗宴

香山於府第香山詩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裡舊將軍此又座主門生故事今香山集皆有之亦可以備

科第典故

新唐書楊嗣復傳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

元和中方士燒鍊之術盛行士大夫多有信之者香山作廬山草堂亦嘗與鍊師郭虛舟燒丹垂成而敗明日而忠州刺史除書至故東坡志林謂世間出世間不能兩遂也觀其與虛舟詩云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二物正訢合厥狀何恠奇綢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心塵未潔淨火候遂參差先生彈指起姦女隨烟飛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正指此事亦可見燒鍊時果有陰陽配合之象所以易動人也勸酒詩云丹砂見火去無迹

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時候至今殘丹砂燒
乾不成就蓋自此以後遂不復畱意答張道士云丹砂
一粒不曾嘗又答張道士見訊云賢人易狎須勤飲姹
女難禁莫漫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遙思
舊云服氣崔常侍晦叔燒丹鄭舍人居共期生羽翼那忽
化灰塵自云惟知趁杯酒不解鍊金銀感舊云退之服
硫磺一病竟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惟余不服
食老命反遲延但耽葷與血不識汞與鉛是香山不惑
於服食之說審矣乃晚年又有燒藥不成命酒獨酌詩
云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
又與李侍郎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而李長逝悼以詩云

金丹同學都無益是晚年又嘗留意於此宜陳後山有
白笑未竟人復吁之謂也香山性情本無拘滯人以爲
可亦姑從之然終未嘗以身試耳

香山九老圖故事新唐書謂居易與胡杲吉叟鄭據劉
真盧真張渾狄兼謩盧貞讌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
繪爲九老圖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會詩謂胡
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在履道坊合成
尚齒之會七老相顧以爲希有各賦七言六韻一章以
紀之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秘書監狄兼謩河
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後序又云其
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滿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

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為九

老圖是七老內無狄廬二人增元爽如滿為九老也今

汪立名本并考諸人官位年壽及詩附於後較為詳核

惟吉收作吉皎稍異今竝載之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

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六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榮陽鄭據年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

盧貞年八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二

六僧如滿年五此二人無詩香山各作一絕句贈之宋元豐五年文

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時當繼公以司徒使仕公慕白集六九老會乃集洛中鄉

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進大夏曰耆英堂同大鄉與洛陽堂中時高

公年七十九潞公親可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書七十六太常

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元衡州防禦使馬行己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是進中劉慈太

大十慎言皆七十一天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巖皆七十時宜設使王拱

宸肅守北京貽書問此集會年七十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愛其公

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
會見朱子名臣言行錄

香山與韓昌黎同時年位亦相等然昌黎集僅有同張
籍遊曲江寄白舍人詩一首香山集有和韓侍郎苦雨
一詩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小飲一詩久不見韓侍郎一
詩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亭一詩和韓侍郎張博士遊
曲江見寄一詩又老戒一首內云我有白頭戒聞於韓
侍郎此外更無贈答之作而與張籍往還最熟贈籍詩
云昔我爲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惟君往來頻
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卽及我我愧非其倫蓋
白與韓本不相識籍爲之作合也香山集中與張籍詩
最多自其爲太祝爲博士爲水部員外皆見集中其交

之久可知此外韓門弟子樊宗師李翱亦見香山集

香山在忠州城東有坡嘗種花於其上故有東坡種花詩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栽樹蘇子瞻在黃州以東坡爲號蓋本於此子瞻生平敬慕香山屢形吟咏如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守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洪容齋所謂子瞻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北人用黍作酒南人用糟蒸酒皆曰燒酒此二字亦見香山集中在忠州荔支樓對酒云荔支新熟雞冠色燒

酒初開琥珀香又咏家醞云色洞玉壺無表裡此即今
之燒酒也今人愛陳酒古人則愛新酒亦見香山集有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答妻姪等詩對新家醞詩和微之
嘗新酒詩雪中酒熟攜訪吳秘監詩又憶皇甫朗之云
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又答皇甫云最恨潑醅新酒
熟迎冬不得共君嘗耳順吟云閒開新酒嘗數盞水齋
云新酒客來方宴飲舊堂主在重歡娛書紳云新酒始
開甕舊穀猶滿困池上小舟云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
嘗冬初酒熟云一甕新醅酒偶吟云舊詩多忘卻新酒
且嘗看罷府尹將歸云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甕醅醕待
我歸閒居云揭甕偷嘗新熟酒甚至府中夜宴云閒留

賓客嘗新酒醉領笙歌上小舟牛相公見過云貧家何
所有新酒兩三杯是宴貴客亦用新酒矣

香山集有青氍毹詩二十韻中有云有頂中央聳無隅
四嚮圓又云北製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按其製頂高體
圓來自戎俗卽今蒙古包也但今製用白氍毹而朱其頂
香山所咏則純用青氍耳

才人未有不愛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所撰詩文曾
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
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休捨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
付外孫談閣童此香山所自記也舊唐書謂其集送江
州東西二林及香山聖善寺春明退朝錄謂寄藏廬山

東林寺龍門香山寺蓋皆摘舉之詞後高駢在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本而有之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存履道宅後爲普明僧院唐明宗子秦王從榮施大字經藏於院又寫香山本真經藏中以香山詩筆之精當處處有鬼神呵護豈患其不傳乃及身計慮及此一如杜元凱欲刻二碑一置峴山之巔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部流傳至今不缺未必非廣爲藏貯之力也

甌北詩話卷五

陽湖 趙翼 雲松

蘇東坡詩

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矗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著眼可得三家之真矣

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

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

也試卽其詩畧爲舉似五古如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

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勞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

獨籛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和年來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海外歸贈七古如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

吞題王維吳道子畫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虧此叟神

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熊至今兀坐寂不語與昔未

死無增虧題楊真之聖賢像雖無尺筆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送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蠅徐家父子亦秀

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公排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

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泗州僧我從山

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游道場山何山世上小兒誇疾走如

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李節推先行留風水洞見待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

人非我獨與宗同年飲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吳題

筆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趙閑道高齋詩脚力盡時

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登吟龍山詩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

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

坡詩有云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

鍊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

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

如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人未放歸

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游杭州詩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獵

狄萬竈烟紹興詩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常山獵龍

捲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江蘇詩露布朝馳玉關塞

捷書夜報甘泉宮北齊書此數聯固坡集中最雄偉之作然

非其至也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與潘郭一

蘇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次張十七贈子由詩倦客再

遊今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長安詩門外想無千斛米暮

中知有百年人送李邦直赴史館屬繼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

州民曉詩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徐君猷江上

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次謝穎叔韻舊遊似夢徒能說

遷客如僧豈有家制黃詩醉眼有花青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

齊

佐卿豈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

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

相

與新鴟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

海外歸客鄭介夫

當卜無人送

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

北歸

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

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

而無牽合之迹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又如和荆

公絕句云春到江南花自開在簷耳夜過諸黎之家云

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覺千載下猶有深

情何必以奇警雄驚見長哉

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

巧而不落纖佻由其才分之大也如時復中之徐邈聖

無多酌我次公狂

魏

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

人寄陳

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

過永樂長老已卒

豈意

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戊辰年

孔長源

大木百圍生遠籟

朱絃三嘆有遺音

希

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

之

戲徐君猷云

何人可復問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

與王定國會飲

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

章質夫寄酒六

曲無和

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

答劉貢父

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蒼皮四十圍

宿州次劉

前身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

韓退之

蕭

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

策

此等

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

學之富而筆之靈也

坡公熟於此則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

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送鄭
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種則皆用鄭
姓故事嘲張子野買妾所引鬢長九尺鶯鶯燕燕柱下
相君後堂安昌等皆用張姓故事戲徐君猷孟亨之不
飲則通首全用徐邈孟嘉故事不特此也賀黃魯直生
子而其母微則云進饌客爭起又云但使伯仁長還興
絡秀家用晉書裴秀母賤嫡母嘗使進饌客以秀故皆
驚起又周顓母絡秀謂顓曰我屈爲汝家妾爲門戶計
耳汝若不與吾家爲親吾亦何惜餘生顓從命由是李
氏遂爲方雅之族也和周邠長官詩頗憶呼盧袁彥道
難邀罵坐灌將軍時邠有服故所用呼盧罵坐皆服中

故事也答孫侔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
侔與王荆公素善及荆公爲相數年不復相聞故用阮
籍不應濟之辟朱雲不肯畱宣東閣事也以雙刀遺子
由則云惟有王元通堦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
所使用晉書王祥以呂虔刀遺其弟覽故事也和子由
送梁左藏詩則云問羊他日到金華用黃初平兄尋初
平到金華叱石成羊故事謂他日已尋子由同證仙籍
也與子由同轉對則云晉陽豈爲一門事用唐書溫大
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唐高祖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
故事也賀陳述古弟章生子則云叅軍新婦賢相敵用
晉書王渾妻言新婦得唯叅軍生子當不啻如此叅軍

王倫乃渾之弟也送王鞏姪震知蔡州則云君歸助
納坐繼岑與溫則用唐書岑文本及其姪長倩溫大雅
及其弟彥博同在機近故事望其叔姪同入禁林也哭
任遵聖望其子成立則云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
有王仲濟心知中散狀用晉書嵇康死後其子紹入洛
王戎特推獎之故事也文與可爲王執中作墨竹囑其
勿令人題俟東坡來題之與可沒八年坡還朝執中以
此來乞題則云誰言生死隔相見如龔隗用晉書隗照
善筮將死以版授其妻五年後有龔姓者奉使過此以
此索其金至期果有龔使過妻以版索金龔亦善筮爲
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吾善易故書版措意

耳果如言而得金於屋東壁以喻與可預囑待已來題
今果如所囑也孔常父來訪坡適宴客遣人邀孔同飲
孔已上馬馳去明日有詩來坡和之云豈復見吾橫氣
機遣人追君君絕馳則用莊子季咸相壺子壺子曰是
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又來見立未定自失而去使列
子追之不及壺子曰已失矣吾勿及矣此又與常父馳
去追之不及相似也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
供其引証自非博極羣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
是想見坡公讀書真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嘆爲天
人也

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

筆力所到自成劍格如百步洪詩有如死走鷹隼落駿
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形
容水流迅駛連用七喻實古所未有又如答章傳道云
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游徑山云肯將紅塵脚暫著
白雲履泛舟城南云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孔毅父
妻輓詞云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窮涕哭子遜云仍將恩
愛刀割此衰老腸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送魯元翰
云聊乘應舍筏直溯無生源栖賢三峽橋云長輪不盡
谿欲滿無底寶答王晉卿欲奪仇池石云守子不貪寶
完我無瑕玉送黃師是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答
李端叔謝送牛斝畫云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和陶

歸園田居云以彼無盡燈寫我有限年趙景貺以洞庭
春色酒見餉云應呼釣詩釣亦號掃愁帚此雖隨筆所
至自成瓶句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未免句法重
疊若浚井之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白鶴新居鑿井
不得泉使工再鑿云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和陳傳
道雪中觀燈云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則
又不泥一格矣又與趙景貺陳履常同過歐陽叔弼小
齋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
老橫莫有敢議其拙率者可見其才大無所不可也當
時亦共駭此句歐陽季默曰長官請客吏問客目答曰
主簿少府我可作佳對亦可見文人游戲之韻事

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天邊鴻鵠不易得
便令作對隨家雞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
矛戟又云不如默誦千萬言左抽右取談笑足又云千
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似譏集句非大方家
所爲然坡又有集淵明歸去來詞作五律十首則不惟
集句且集字矣坡又有題織錦迴文三首此外又迴文
八首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獪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亦
游戲之一端也戲孫公素懼內詩云披扇當年笑溫嶠
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則仍典雅不作惡戲代妓贈別云蓮子劈開須見臍
枇杷著盡更無棋期破衫會有重縫逢處一飯何曾忘

卻匙

時

此本是古體如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之類

非另創體也劉監倉家作餅坡曰爲甚酥潘邠老家釀
酒甚薄坡曰莫錯著水否因集成句曰已傾潘子錯著
水更覓君家爲甚酥則一時戲笑村俚之言亦并入詩
又有口喫詩因武昌西山多榲葉其旁卽元結湖多荷
花因題句云元鴻橫號黃榲峴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
皆笑請再賦一首坡詩云江干高居堅闕隔健耕躬稼
角掛經高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
各箕踞擊釵底歌幾舉觥荆筭供饋愧攪聒乾鍋更憂
甘斥羹又和正甫一字韻詩云故居釵閣隔錦官柑果
離蔽交荆簪寄孤柑掛古綆僥覲敢揭釣金竿已歸

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
狡獪加間關此二詩使口吃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而
坡游戲及之可想見其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也

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如少陵登慈恩寺
堦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堦之高而氣
象萬千東坡真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
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尚不如少
陵之包舉此鍊不鍊之異也又少陵出塞詩落日照大
旗馬鳴風蕭蕭覺字句外別有幽燕沉雄之氣坡公五
丈原懷諸葛公詩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搥雖形容軍
容整肅而魄力不及遠矣

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好用險韻以盡其鍛鍊東坡則不擇韻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放翁古詩好用儷句以炫其絢爛東坡則行墨間多單行而不屑於對屬且昌黎放翁多從正面鋪張而東坡則反面旁面左縈右拂不專以鋪敘見長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東坡則驅使書卷入議論中穿穴翻歎無一板用者此數處似東坡較優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覺輕淺整麗不如放翁而稍覺率畧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長也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

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爲綠
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
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

東坡旁通佛老詩中有彷彿黃庭經者如辨道歌真一酒
歌等作自成一則至於摹彷彿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
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爲之說也如錢道
人有認取主人翁之句坡演之云主人若苦令儂認認
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
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過溫泉詩石龍
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
何處覓寒溫和柳子玉詩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

更求忙答寶覺詩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記夢詩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
真個樣故應眼力自先窮。環易解如神手萬般猶號
未濟風稽首問天天不語本來無碍更求通題榮師湛
然堂詩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稿照不滅方定之時
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
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
抱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
三語掾此等本非詩體而以之說禪理亦如撮空不過
彷彿禪家語錄機鋒以見其旁涉耳惟書焦山綸長老壁
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

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又聞辨才復歸上天竺詩云
寄詩問道入借禪以爲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
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二
首絕似法華經楞嚴經偈語簡淨老橫可備一則也

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卽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爆所
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
今卽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入於爰書者非一人一
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爲一
疏以劾其狂謬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則送子由詩也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豈
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則倅杭時入山村詩

也滄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則看潮詩也根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螯龍知則咏王秀才家雙榆
詩也此見於奏章者也其他如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
撈則送錢藻出守婺州詩也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則送子由乞官出京詩也橫前坑罪衆所畏而路金球
誰不裹則送蔡冠卿守饒州詩也羨子去安閒吾邦正
喧闐則廣陵贈劉貢父詩也生使鞭箠環叩呼追胥保
伍罪及卒則和李杞寺丞詩也顛狂不用酒酒盡會須
醒則和劉道原詩也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
便則游徑山詩也世事漸艱吾欲去則游風水洞詩也
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晦則亦徑山詩也殺人無驗終

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則送陳睦張若濟詩也草茶無
賴空有名張禹縱賢非骨鯁則和錢安道建茶詩也况
復連年苦饑饉則寄劉孝叔詩也紛紛不足怪悄悄徒
自傷則答黃魯直詩也荒林蜩蚷亂廢沼蛙蝷淫則答
張安道詩也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畧未除吾願泚則次
潛師放魚詩也扶顛未可責由求則答周開祖詩也以
上數十條爲李定舒亶張璪何正臣王珣等所周内鍛
鍊者皆在詩案中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
其罪耶按李定舒亶幼疏亦只兒童語音好及讀書不
讀律斥鹵變桑田三月食無鹽數條王珣所奏亦只咏
梅蠶龍一條其餘則逮赴獄時所質訊者何以詳備若

此按施元之謂坡得罪後有司移取杭州境內所畱詩
謂之詩帳又坡上文潞國書謂被逮時家口在船被有
司率吏卒窮搜豈詩案中各條得自杭州詩帳耶抑舟
中所搜獲耶

坡與孫子發書云賈人好利每取拙文
刊刻市賣則詩案中詩或得之坊刻也

東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禍當熙寧初王安石初
行新法舉朝議論沸騰劉貢父出倅海陵坡送之詩云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
可飲醇酒是固知當時語言文字之必得禍矣及身自
判杭則又處處訛訕新法見之吟詠致有烏臺詩案幾
至重辟後黃州赦回值神宗升遐之後途次揚州作詩
題壁又有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此

何時而作此詩耶還朝後爲學士發策試館職則又以
王莽曹操爲問其掌二制更奮筆攘袂於竄逐諸小人
謫詞申明罪狀畧無包荒以致羣小側目卽朔黨洛黨
等號爲君子者亦羣起而攻之先擊去其所薦引黃魯
直王定國秦少游歐陽叔弼等以撼之賈易趙君錫遂
摘其山寺聞好語之句以爲幸先帝厭代賴宣仁后辨
明得乞郡去其送錢越州詩云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
因君又一言答趙景貺云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蓋
至是始悔其得禍之由已無及矣其後身遭貶竄萬里
投荒猶曩日之餘毒也或疑坡旣早見及此何以作詩
草制不加檢點稍爲諸人畱餘地蓋才人習氣落筆求

工必盡其才而後止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然如咏檜而及地下之蟄龍當過密之後而有花鳥欣然之語亦太不檢矣

東坡詩文及身已盛行當徽宗禁錮蘇黃集甚嚴至有藏於衣褐問道出京爲邏人所獲者紹興中洪景廬在英州坡集已漫漶忽得一翻刻本爲之暢然事見容齋隨筆後一二十年陸放翁又得一翻刻本亦喜而跋之是南渡四五十年也 兩翻板可見其流布之盛也當時註家有永嘉 溪司諫施元之二本王本既分其門又別其類以致割裂顛倒晚年之作或入於少時使讀者無從別其前後然其書流傳最久施本刻於嘉

泰中陸放翁爲之序現在渭南文集中乃元之及吳郡
顧禧共註而元之子宿又加核訂者其本係隨年之先
後編訂成編顧元明以來久已淹沒 本朝康熙中宋
漫堂始得之而又多殘缺漫堂囑毘陵邵子湘爲之補
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王本遂不行是時朱
竹垞於宋邵所訂施注雖有老鼠搬薑之諷然施註之
善終不可沒也蓋註蘇詩不難於徵典故而難於考時
事東坡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數十年間朝局屢更其
仕而黜黜而起起而又遠竄皆有關於國事一時交游
之人奸賢邪正亦多與朝政相繫當元之註詩在南渡
高孝間耳目尚接每題下或詳其人或記其事或引事

以証詩或因詩以存人迄今六百餘年讀者猶藉以考
見真蘇氏之功臣也卽如放翁序所舉難註者三條施
註中有綠衣公言一條謂坡妾朝雲因黃師是仕宦不
進有後言故坡於師是詩中述之其說與放翁所聞無
異且加詳焉足見其得於父老之傳聞非徒以數典爲
能事者又定州立春小集戲李端叔末云須煩李居士
重說後三三此詩方敘讌遊忽用後三三語殊無來歷
顧禧云間之強行父謂營妓有董九者爲端叔所昵故
坡詩及之其說今在施本中亦可見施本之詳核雖瑣
事亦不遺漏矣又次王雱州還朝云老李威名八十年
王本謂景德中初與契丹和選將守邊以李允則知雄

州凡十四年詩中老李指此此則施本所無而王本獨詳之則王本亦未可盡廢也近時查初白及吾友馮星石鴻臚又有補註合註之刻則又皆於施注之外援據宋人雜說傳記以增訂之更足與施註互相發明也

放翁

有送施武子通判詩云初入修門鬢未秋安期千里接英游退歸久散前三衆邁往欣逢第一流共道升沉方異趣豈知氣類肯相求龍鍾不得臨江別日斷西陵州雨

陳鶴齋舊藏黃魯直詩專以退聽齋爲主此外有好詩俱刪削不載轉不如姑晉居世英刊東坡公集亦有然則東坡集在宋時又有居世英翻刻本

東坡所至好營造守徐州時值河決澶淵泛濫到徐城不浸者三版悉力捍禦城得無患水既落乃拆項羽霸王廳材築黃樓於城東門諸名人王定國秦少游黃魯直及弟子由等作詩賦以張之及守杭州而西湖已涸爲葑田乃奏以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并請得百僧度

牒募民取湖中所積葑爲隄長三十里以通南北往來
卽今蘇公隄是也又欲自浙江之石門鑿運河引上游
之水竝江爲岸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抵小嶺
鑿六十五丈以達於古河由古河四里以達於龍山運
河以避浮山之險旣奏聞會內召役遂止其守潁州也
又濬潁之西湖與趙德麟陳履常共事未成而改知揚
州德麟卒成之後謫居惠州又捐俸帶助道士鄧守安
作城外東新橋并致書于山子山婦史以所得內賜金
錢數千施僧希固築西新橋及遊香積寺見其下有谿
水可築閘轉輪爲水碓又囑縣令督成之是東坡所至
必有營造斯固其利物濟人之念得爲卽爲之要亦好

名之心欲藉勝跡以傳於後韓魏公作相州堂歐陽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至今杭之蘇堤固已千載不朽頽之西湖亦尚有知公遺跡者徐州黃樓雖已無存而其名尚在人耳目間名流之用心深矣

東坡襟懷浩落中無他腸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長輒握手言歡傾蓋如故而不察其人心術故邪正不分而其後往往反爲所累如李公擇王定國王晉卿孫莘老黃魯直秦少游龔補之張文潛趙德麟陳履常等固終始無間甚至有爲坡遭貶謫亦甘之如飴者其他則一時傾心寫意其後背而陷之者甚多如坡過壽州李定出餞坡有詩贈之頗稱莫逆而元豐中以詩語劾坡者

卽李定爲首坡守密徐二州時與王邦直唱和甚多謂
邦直詩如醇酒盎然能起我病并比之清廟圭璋然邦
直後與鄧溫伯章惇等銳意紹述貶竄正人東坡七年
瘴海推原禍始實自邦直發之坡與章惇尤厚善集中
送章七出守湖州有詩云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
話偏長又有次章子厚飛英畱題等詩後惇與司馬溫
公同相惇以戲侮困溫公尚賴坡解紛則坡之於惇可
稱密友後惇貶逐元祐正人各以其名字定配地子瞻
貶儋子由貶雷皆惇所爲也坡與林希亦厚善坡之守
杭實替希及坡召還希又來替集中倡和甚多坡去杭
希因杭人之意勸其所築堤曰蘇公堤坡除起居舍人

力辭於宰相蔡確謂林希舊同館且年長宜膺此選是
二人之交厚矣及紹聖初章惇當國方治元祐黨人欲
使希典書命希欣然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溫公及坡
等數十人皆爲謫詞極其醜詆遂累遷同知樞密院後
奪職卒坡自海南歸與子由書云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此皆坡素交而其後反
噉者也此外如葉濤唐垌鄧潤甫等亦皆平日交遊未
路相背者更不可數計

東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傾動士大夫卽在謫籍中
猶皆慕與之交而不敢相輕其在黃州也黃守徐君猷
通判孟亨之甚投契倡酬往返俱載集中君猷沒坡哭

之以詩祭之以文皆極哀痛則平日交情可知也其在
惠州惠守詹範亦傾意相接時有詩往來嘗攜酒過坡
坡亦攜白酒鱸魚過之食槐葉泠淘爲一時佳話坡與徐
得之書
云詹守君子人也極蒙他惠
管仍不較攜酒具來相就而循州守周彥質在郡二年與坡書

問無虛日白鶴新居成二守又同過焉彥質去官至惠
州爲坡畱半月乃去坡有詩送之具述其事而其時表
兄程正輔以使節至與坡同遊白水山碧落洞香積寺
輒流連旬日孫叔靜提舉廣東常平更極周旋今大全
集所載與叔靜書札雖至親不過也至儋耳軍使張中
館之於行衙所以相待亦甚至嘗邀坡子過奕棋而坡
坐視竟日不條坡詩云耶酒無虛日夜基有達晨暮已

實也後湖南提舉董必察訪廣西遣使過海逐出坡於
官舍坡遂買地苦茅以居而中亦因此坐黜其去僇時
坡以詩送之至一送再送三送蓋感其意之厚也至於
林下交游更有相從患難至死而不悔者在黃州陳季
常居岐亭相距百四十里坡過之者三季常過坡者七
去黃時季常遠送至九江坡畱別詩疊韻至五首又有
潘邠老在黃州多從坡游坡去黃以所築雪堂付之及
竄嶺外蘇州定慧寺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不遠五
千里來問安又有吳子野者訪坡於惠州相依二年及
渡海又從坡於僇耳又送坡北歸卒於途而蜀人巢元
修先訪坡於黃州坡起用後不復相聞及坡兄弟南竄

元修徒步訪子由於雷又欲過海訪坡子由止之不從
竟卒於途又有王介石者儋州助坡築屋五間躬泥水
之役苦甚於奴隸此數人者非有所求徒以向慕之誠
相從於流離顛沛中不忍捨去坡之得人心如此然諸
人因此得附見姓名於坡集中至今不沫亦豈非得所
托哉

東坡買田陽羨在通判杭州時以公事往來常潤道中
早有此舉集中有寄杭守陳述古詩云惠泉山下土如
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莫怪江南苦畱滯經營身計一生
迂正指此事也謫黃州後有量移之命坡卽上疏自言
饑寒有田在常州願往居之可見早有此田故其後在

朝與晉陵胡完夫宜興蔣頴叔過從最密并有次完夫
韻詩謂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閭里之約是坡有意
居常州矣然所謂卜居者尚非實事當其往來常潤時
有除夜宿常州城外詩其自杭州通判移守密州也以
熙寧七年秋末去杭而潤州道上過除夕有詩可考是
此時但有田而無宅其自黃州量移上書求居常州有
放歸陽美之命事在元豐八年正月未幾神宗晏駕哲
宗卽位坡過揚州作山寺歸來聞好語之句被劾奏辨
謂此詩乃四月中作去先帝厭代已兩月是四月尚在
揚州集中有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及贈常州報恩長
老詩補遺詩中又有遊常州太平寺薝蔔亭及太平寺

淨土院觀牡丹詩蓋卽是時自揚州歸常州尚見牡丹
則四月初旬也四月歸常州五月卽復朝奉郎知登州
則在常不過一二月耳其後出守杭州自杭還朝雖往
來過常然俱未有畱居之迹自後守潁守揚守定以及
南遷固無從再至常矣直至建中靖國元年自嶺外赦
歸五月至真州病暴下乃至常據方勺泊宅編謂東坡
先到宜興以五百緡買宅夜與邵民瞻步月聞老婦哭
聲詢之以賣宅將徙故卽坡所買宅也乃折券不復居
而往常州借顧塘橋孫氏宅寓焉七月二十八日遂卒
於寓然則坡居常不過元豐八年之四月五月及建中
靖國元年之五月至七月而已

按東坡自海外北歸到雷州與鄭靖老書云某意欲歸蜀若不能歸則杭州爲佳又與謝民師書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是卜居尚未定也到虔州始有定居常州之意與錢濟明常書云此行決往常州不知郡中有屋可典買否聞霍大夫言虔常州東門外裴氏宅出賣乞爲一問其直度力所能徑往議之當與公杖履相從也同時又與蘇伯固書云住處非舒卽常聞舒州有一官庄可買已遣人問之矣是亦尚未定居也及至南康接子由書始定歸許之計與王幼安書云子由勸歸潁昌已決計從之又與程德孺書近得子由書苦勸相聚不忍違之已決計往許約程四月末可到真州不知德孺可因

巡按常潤來同遊金山否又乞其借漕司一坐船泊常

州城下俟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乘來又與錢濟明

書云某本欲居常因子由苦勸歸許以此未定承示孫

君宅子甚感其意且爲多謝

先托濟明覓宅濟明爲借得孫氏宅覆之故有此謝蓋卽顧塘橋宅也

到太平州又有與胡郎修仁

常州人坡之婿書中所云小二娘者坡之女也

書云須一

到金山但無由至常州相晤是太平途次尚欲歸許也

然是時仍有居常之意途中與

湖州

書云某至楚

泗間當入一文字乞居常州若得請則從公有期是此

時雖有赴許之約仍有居常之思觀其與黃師是

子由書

云聞子由亦甚窘不忍以三百指累之蓋改計居常實

爲此耳及至真州後與子由書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

適程德孺來會金山一二親故在坐皆言地近京師必不可往將又致排擊不靜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氏宅子極佳且此休息自是居常之計始定蓋先本有田在陽羨坡貶嶺外時其家屬已在陽羨僦居坡在惠時與曹司勳書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是也到惠之二年長子邁始從陽羨挈眷屬到惠則已視陽羨爲故鄉且親友有錢濟明胡修仁等逢迎頗不寂寞而是時舉家在舟中已半年又時屆盛暑急思得一息肩之地遂居常也按錢濟明先爲借孫氏宅坡與子由書亦云常州孫氏宅極佳則自真州到常應卽入居孫宅何以方勺泊宅編又云先到宜興買宅因老婦哭徙而折

券還之始來居孫宅耶或傳聞之誤也

又按途中又有與湖守

書云承示宜興田已

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往視遂一至湖見公然事
未可料若得請居常當至治下攪擾數月也尋又與

賈耘老

蘇州人

書云某已買田陽羨當上章若許於此安

置將築室以老焉又與千之姪書近於陽羨買得少

田今奏乞居常得邸報已許之矣是未奏之前已在

陽羨買田

坡先有田在陽羨至此時又增買與王定國書云
近在常買得一小莊田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

坡是年

四月末到真州五月因病至常州六月上章致仕乞

居常州之秦當卽在此時七月之末卽捐館則陽羨

增買田畝之事當在五月中初到常州時也 終

烏臺詩案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何大正

續通鑑綱目作

何正

疏劾蘇軾自徐州移守湖州謝表內有云愚不識時

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以爲語含諷刺并謂軾詩文傳於人者甚多今獨取其鏤版鬻於市者進呈是坡詩早有刻本行世故大正得據以入奏也

然是時奉旨但送中書

按坡作張氏園亭記余自徐州移守吳興由吳登舟三日而至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所作而大

正卽以是日接湖州謝表劾奏蓋三月初奉有移守湖州之命卽上表謝徐距京不遠故表一出卽聞於京師可見坡之名震爆一時凡有所作無不爭先睹之爲快而其一晚稿卽付梓俾大正得據以劾奏亦太急於自炫矣

七月二日御史舒亶又歷舉其

詩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等句指爲謗

訕亦以印行四冊進呈奉旨亦但送中書是日御史中丞李定又劾奏始奉旨送御史臺根勘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自八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凡訊十一次其訊先有問目問自來所作文字有無忌觸坡所供有卽在朝旨降到冊內者亦有不在冊內者蓋御史臺置獄後卽先行文坡所歷宦之處凡有詩文俱令申送如北京留守司送到軾寄黃庭堅詩文杭州送到軾遊風水洞等詩王誨申送開運鹽河詩坡亦不知所備故不得和盤托出可見是時李定舒亶輩鍛鍊周內幾欲置之重辟亦危矣哉然如坡詩譏切實亦肆無忌憚幸而神宗無意殺之

僅責授黃州團練副使以了此局耳

坡詩不以鍊句爲工然亦有研鍊之極而人不覺其鍊者如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人閒無正味美好出艱難劍米有危炊鹽針無穩坐舌音漸獠變面汗嘗駢羞雲瓠水自春松門風爲闌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此等句在他人雖千鎚萬杵尚不能如此爽勁而坡以揮灑出之全不見用力之迹所謂天才也

王宗稷編東坡年譜至和二年坡年二十有鼂美叔求交於坡云蓋據坡詩我年二十無朋儔君來叩門如有求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尚欲放子出一

頭故以是年爲美叔結交之始也然坡年二十尚在成都見張安道至嘉祐二年年二十二方試禮部受知於歐公美叔以歐公命來交坡實在是年若坡年二十時歐公尚未識坡何由命美叔來交宗稷徒以我年二十無朋儔之句遂以其事繫於是年不知詩人敘事原只舉大數豈可泥於一字一句卽以爲據况坡自註此詩謂嘉祐初而年譜反入之至和二年耶

東坡送王雄州還朝詩有老李威名八十年之句王梅溪註景德中初與契丹和以李允則知雄州凡十四年詩中老李正指此也但梅溪詩註尚不能甚詳今按張舜民畫墁錄南北通和約兩界不得非時葺城郭李允

則知雄州欲展城而難於背約乃作銀香爐置城外土地祠使人竊去遂大喧闐搜捕紛然移書北境遂興工起築展城而大之又建浮屠九層下瞰幽薊如指諸掌此可見允則守邊之遠慮也

葉石林詩話李方叔薦以文受知於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得章持卷疑爲薦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故有詩送薦云生平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薦自是學亦不進不自愛惜嘗以書責坡坡亦稍薄之竟不第而死張邦基壘莊漫錄并謂田所魏泰寓居襄陽人畏其吻諺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薦來寓人更憎之續曰近日多魔又添一薦是薦晚

節終不振且取嫌於坡矣然張表臣珊瑚詩話載坡死
薦諫之曰道大莫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生平忠義
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莫不盡傷
聞所未聞吾將安放劉薦之於坡始終感激傾倒石林
謂坡亦薄之者謬也

坡在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詩云佐卿豈是歸來鶴次
律寧非過去僧遊羅浮和子過詩云汝當奴隸蔡少霞
我亦季孟山玄卿按唐明皇射沙苑偶中一鶴帶箭飛
去後明皇幸蜀偶憩一寺壁有掛箭卽御箭也僧云昔
有徐佐卿者留此箭俟箭主來還之乃知鶴卽佐卿所
化也蔡少霞夢入仙都書蒼龍溪新宮銘其文乃紫陽

真人山玄卿所撰見薛用弱集異記房次律悟前身爲
智永禪師亦見柳子厚龍城錄皆唐人小說也想坡公
遭遷謫後意緒無聊借此等稗官座說遣悶不覺闌入
用之而不知已爲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

甌北詩話卷六

陽湖 趙翼 雲松

陸放翁詩

古來作詩之多莫過於放翁今就其子子虞所編八十五卷計之已九千二百二十首然放翁六十三歲在嚴州刻詩已將舊稿痛加刪汰六十六歲家居又刪訂詩稿自跋云此予丙戌以前詩十之一也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則丙戌以前詩存者才百之一耳子虞刻全集時亦跋云先君在嚴州刻詩多所去取所遺詩存者尚有七卷今在遺稿內今合計全集及遺稿實共一萬餘首每一首必有一意就一首中如近體每首二聯又一句

必有一意凡一草一木一魚一鳥無不裁剪入詩是一萬首卽有一萬大意又有四萬小意自非才思靈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來詩人未有之奇也

放翁詩凡三變宗派本出於杜中年以後則益自出機杼盡其才而後止觀其答宋都曹詩云古詩三千篇刪去才十一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嫉示子邁詩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績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數似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此可見其宗尚之正故雖挫籠萬有窮極工巧而仍歸雅正不落纖佻此初境也後又有自述一首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

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是放翁詩之宏肆自從戎巴蜀而境界又一變及乎晚年則又造平淡并從前求工見好之意亦盡消除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劉後村謂其皮毛落盡矣此又詩之一變也

宋詩以蘇陸爲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謂蘇

勝於陸而不知陸實勝蘇也蓋東坡當新法病民時口快筆銳畧少含蓄出語卽涉謗訕烏臺詩案之後不復敢論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旣無所用其無聊之感紹聖遠竄禁錮方嚴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鳴故其詩止於此徒令讀者見其詩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則轉以詩外之事盡入詩中時當南渡之後和議已成廟堂之上方苟幸無事諱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於是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誼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雖神州陸沉之感已非時事所急而人終莫敢諱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聲疾呼或長言永嘆命意旣有關係出語自覺沉雄此其

詩之易工一也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教厯中外公私事
冗其詩多卽席卽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
煩故遣詞或有率畧押韻亦有生硬放翁則生平仕宦
凡五佐郡四奉祠所處皆散地讀書之日多故往往有
先得佳句而後標以題目者如寫懷書憤感事遣悶以
及山行郊行書室道室等題十居七八而酬應贈答之
作不一二焉卽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
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托之於夢耳心閒則
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
詩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觀其才之不能過於蘇在此其
詩之實能勝於蘇亦在此試平心以兩家詩比較當不

河漢其言矣

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叠出令人應接不暇
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
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律詩之工人皆
見之而古體則莫有言及者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
議論開闢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爲能
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
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此古體
之工力更深於近體也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鍊
抑知所謂鍊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
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鍊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語

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語了之此其鍊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并不見其鍊之迹乃真鍊之至矣試觀唐以來古體詩多有至千餘言四五百言者放翁古詩從未有至三百言以外而渾灝流轉更覺沛然有餘非其鍊之極功哉至近體之刮垢磨光字字穩愜更無論矣又放翁古今體詩每結處必有興會有意味絕無鼓衰力竭之態此固老壽享福之徵亦其才力雄厚不如是則不快也今就近體中摘句於後使人見其功力之精古詩難於摘句讀者可觀其有氣有意有書有筆則得之矣

律詩摘句

使事

五律

李侯有佳句樂令善清言

懷莊

進愧門三戟歸無畝一鍾放道士青精飯先生烏

角巾羣蟻穿珠九曲蜂釀蜜千房淳花摩詰病說法

虞卿貧著書病人如釣渭叟地似避秦村藹賀監

稱狂客劉伶贈醉侯立秋前一日作腰下蘇秦印囊中趙壹錢

詠獨臥維摩室誰同彌勒龕翼未恨名風漢惟求

拜醉侯述身已風中葉人方飯後鐘東我亦輕餘子

君當恕醉人醉帶箭歸飛鶴搯牀不瞑顰答相法

無侯骨生年值酒星雜寧甘結韞系不作拜車塵野

馬非求路寢木豈願儀尊對食非依漂母菜不仰

園官窮啗上金羈馬墳前石琢麟齣蝶入三更枕

龜搯八尺牀房

使事七律

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

此放翁之父所

作而放翁足成之者

吏進飽諸笄紙尾客來苦勸摸牀稜

自詠秋

風棄扇知安命小炷畱燈悟養生

獨學

人立飛樓今已

矣浪翻孤月故依然

白帝城樓杜少陵

前日已傳天狗墜今年

寧許佛狸生

客言放翁明事

也知世少蘇司業難得官如阮步

兵

獨飲

報國雖思屍馬革愛身未肯價羊皮

示獨孤生

生希

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作醉侯

穰穰

宿負本宜輸左校

寬恩猶許補東隅

書懷

階前汗血洮河馬架上奇毛海

國鷹

美成都

曳杖不妨呼小友還家便恐見來孫

遊柯山觀柯道跡

性本自然非截鶴器非大任愧函牛

辭題

但知禮豈

爲我設莫管客從何處來

避俗臺

魚腸寶劍餘蛟血鴉嘴

金鋤帶藥香

聯珠

酒錢覓處無司業齋日多來似太常

晉

夢中有客徵殘錦地下無爐鑄橫財

鑒

已忘作

賦遊梁苑但憶銜枚入蔡州

雪

盡除曼衍魚龍戲不

禁芻蕘雉兔來

通

繆從學道肱三折不遇知音尾半

焦

目

正嘆船如天上坐那知人自日邊來

王給事

家

無釵澤窮馮衍身著裙襦老管寧

感

青衫曾奏三千

牘白首猶思丈二笈

夜

世無魯國真男子心憶高陽

舊酒徒

衰

從宦只思乘下澤忤人常悔讀南華

懷

才高狗監無人薦句好雞林有客傳

龍

文詞博士

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讀

亡羊未恨補牢晚博虎游

知攘臂非

曉

怨謗相乘成市虎技能已盡愧黔驢

懷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感事人欲見瘡

真砭石身寧輕用作投瓊夢斷生無鮑叔能知已死有

要離與卜鄰書嘆公路晚悲身至此令威歸嘆塚纍然

夜坐馬慵立仗寧辭斥蘭偶當門敢怨鋤感昔未害朶

頤臨肉俎但妨叩齒誦仙經勤堪種橙正可三年大愛

竹何曾一日無岩擊中安煮藥膨脬鼎旁設安禪曲盤

牀火閣愛身每戒玉抵鵲養氣要如刀解牛道典越石

壯心雞喔喔子卿歸信雁悠悠獨酌此身幸已脫虎口

有手但堪持蟹螯對酒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

使君道憶發解舊事過堂未悟鐘將釁睨柱寧知壁偶全書壁

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雞非惡聲雜興病酒相如無

奈渴清言叔寶不勝羸

北

拙宦雖無齊虜舌早歸亦

免楚人鉗

自述

共知陂壞行當復敢恨臺高既已傾

復湖

偶亾塞馬寧非福太察淵魚恐不祥

高枕

名酒過於

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

借書乞酒不得

佩刀但可償黃犢作

字誰能換白鵝

秋聲

浮雲每嘆成蒼狗空谷誰能繫白

駒

過胡基仲墓

泥巷有人尋杜甫雪廬無吏問袁安

歲晚

生

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塚傍要離

離地

尚饒靈運先成

佛那計辛毗不作公

遺興

雖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路過

馬當祠

書懷

未尋內史流觴地又近龐公上塚時

春晚

狐妖從汝作人立金價在吾如土輕

遺靈

厚價異時空

市骨大呼從昔不成虛

題北

萬事不禁劉毅擲諸人誰

著祖牛鞭

湖上

戀戀綈袍誰復念便便癡腹敢辭嘲

問

老羆尚欲身常道乳虎何疑氣食牛

秋晚

虛名僅可

欺橫目顛論曾經犯逆鱗

野典

頭少二毛真篤老口無

縱理亦長饑

全上

佛書恐非易論語王迹其在詩春秋

薄蕩

强弩夾射馬陵道屋瓦大震昆陽城

大風雨

不求客

恕陶潛醉肯受人憐范叔寒

遣懷

客散茶甘留舌本睡

餘書味在胸中

晚典

不憂豎子居育上已見嬰兒出面

門

作

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

自述

學士

誰陳平蔡雅將軍已上取燕圖

問蜀盜已平

未忘麀尾清談

興尚讀蠅頭細字書

閒中

買飯猶勝乞墻客看耕僭學

勸農官

郊行

雖無客共樽中酒何至僧鳴飯後鐘

作上

寫懷 五律

病侵強健日閒過聖明時

骨相

忍窮安晚

境畱病歷災年

中病

春當三月半狂勝十年前

家應舊

月

能從我醉風欲駕人仙

夜飲

放言誇酒聖著論笑錢愚

醉

老猶嗤佞佛貧亦諱言錢

勉自

衆中容後死險處

得先歸

自笑

老去才難盡窮來志益堅

自述

老幸傳家

事狂猶爲國憂

夜賦

今古無窮事江湖未死身

醉賦

算

貧先放鶴嫌閑併疎僧

孤村

病無詩一字窮賴酒三升

夜賦

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

夜坐

人笑謀生拙天教

到死閒

衡門

都門下第客山寺退居僧

貧甚

老病頻辭

客嬉遊不出村

病蘇身漸健秋近夜微涼

小集

似客

猶居里如僧未出家

獨

出諄鄰叟語歸讀古人書

選初

睡憑書介紹愁賴酒驅除

晚坐

貧憂償酒券懶悔許

僧碑

寫照

壯年閒處老佳日病中過

老境

交遊無輩行

懷抱有曾无

閒居

身備鄉三老家傳子一經

自喜

素壁

圖嵩華明牕讀老莊

藥舍

已老學猶力久窮詩未工

獨嘆

我存人盡死今是昨皆非

偶作

行思絕大漠歸且醉

新豐

枕上

五斗方需祿千金且愛身

送子坦赴官

不動成羆

臥微勞學鳥伸

病中

強健關天幸逍遙似地仙

閒述

死

邊常得活闊處偶容歸

幽居

采藥九蒸晒朝真三沐薰

幽居

貧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

病中

樂哉容膝地著此

曲肱翁

初冬

雲閒忘出岫葉落喜歸根

寓嘆

身為鄉祭

酒孫爲國添丁

臥病

丹靈驅豎子神定出嬰兒

道室

直

嫌繩尚曲重覺鼎猶輕

銘座

寫懷

七律

無才借作長閒地有憑畱爲劇飲資

寄友

身似野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

底都

此生竟出古

人下有志尚如年少時

自

舊學極知難少貶吾儕持

此欲安歸

寄陳

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其功名

晨

四海道途行大半百年光景近中分

獨酌

時平壯士

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

春

老病已全惟欠死貪真

雖斷尚餘癡

起病

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起病

甌炊地確新春米衣拆天吳舊繡圖

歸耕

人生一

笑常難必此樂他年未易忘

芳華樓

青山是處可埋骨

白髮向人羞折腰

門

此紅有句狂猶在染白無方老

已成

夜酌

流年速似一彈指更事多於三折肱

親舊

雖

有數椽常似客僅存一肉未成僧

排悶

敢恨帝城如日

遠喜聞天語似春溫

至嚴州得諸免入覲

酒寧剩欠尋常債劒不

虛施細碎讐

西村

著書幸可俟後世對客從噴臥大牀

村居

窮空敢恨寒無褐憂患原因出有車

歲暮

浮生亦

念古有死壯氣要使胡無人

閒居

家爲逆旅相逢處身

在嚴裝欲發中

全上

黃旗萬里無侯骨紅燭千杯有酒

場

樂若

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

起病

飯足

便休慵念祿丹成不服怕登仙

謫

藥來賊境靈何用

米出胡奴死不炊

感興

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

散關

書

香浮鼻觀烹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

樂

驚

同萬里開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

雨夜

千艘衝雪函關

曉萬竈連雲駱谷秋

筆繼

癡人自作浮生夢腐骨那須

後世名

晚述

殘生已與灰俱冷舊友誰如几可憑

賦夜

家近右軍觴咏地身如太史滯留時

醉後

流年不貸人

皆老造物無私我自窮

幽居

虹穿道室爐丹熟龍吼空

山匣劍歸

士

天下可憂非一事書生無地效孤忠

溪作

身世蠶眠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

七十

史冊誤人

悲壯志關河回首負初期

懷南鄭

秋氣已高殊可喜老懷

多感自無歡

獨酌

老皆有死豈獨我士固多窮寧怨天

書

萬世已爲當去客愛書更付未來生

讀書

天理直

須閒處看人謀常向巧中疎

閒咏

門無客至惟風月案

有書存但老莊

閒中

樽中無酒但清坐架上有書猶縱

觀

夜坐

身外豈關吾輩事鏡中暗換昔年人

閒賦

羸軀

垂老將焉往公論猶存似可憑

枕上

棄官正爲愚無用

謝客新緣病有名

野堂

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

覺貧

七字

早知虛起彈冠意悔不常爲秉燭遊

憶昔

豈

知鶴髮殘年叟猶讀蠅頭細字書

書感

老已爲民猶學

問向雖作吏半山林

舊學

補衣未竟迫秋露待飯不來

聞午鐘

不聞

陳編時見古成敗舊友不知今在亡

排悶

貧甚不爲明日計興來猶作少年狂

晚步

人生十事九

敗意春事三分二已空

春雨

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

愛未爲詩

朝餞

熟思豈是天貧我妄計還憂鬼笑人

苦貧

流汗未乾衣上雨大聲已發鼻端雷

午

遺經在積

傳家學大字書牆作座銘

自述

兒能解事甘藜藿婢苦

無薪覘炭炭

苦貧

造物偶容窮不死衆人共養老無能

作

孤忠要有天知我萬死當思後視今

讀史

折除富

貴惟身健補貼光陰有夜長

冬暮

舌自生肥忘玉食腰

常忘帶况金園

昨非

凡心未免更詩字習氣猶思議古

人

自責

名姓已隨身共隱文詞終與道相妨

遭興

賣困

不靈仍喜睡送窮無術又來歸

問歲

天爲念貧偏與健

人因見懶悞稱高

獨酌

一無可恨得歸老寸有所長能

忍窮

野望

邪正古來觀大節是非死後有公言

觀史

令

尹閔人三仕已太山在我一毫芒

醉舞

三徑就荒俱已

老一樽相屬永無期

發囊

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

無兩人

發囊

造物與閒兼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

村塔

多閒只解爲身累後死空令見事多

詩

貸米未回愁

蠶冷讀書有課待聰明

曉秋

風勢槁面寒無褐雷轉饑

腸飯有沙

志學

家塾讀書須十紙山園上樹莫干回

示諸孫

春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黎樓

天將耄齒

償貧悴身受虛名坐謫傷

上陌

鏡裏髻無添白處樽前

頗有暫丹時

甚老

混俗豈須名赫赫耐嘲惟可腹便便

作帶

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

中作

濁酒可

求敲野店舊題猶在拂頰牆

旅舍

貧猶自力常謀醉病

不能閒且賦詩

是詩

春炊不繼兒啼飯烹飪無方客絮

羹材

詩才退後愁強韻眼力衰來怯細書

老境

單複

簞衣時脫著甜酸園果半青黃

夏

便死也勝千百輩

小畱更住兩三年

病起

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

讀書

遺懷

身遊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

山房

淡

交喜得山栖友傑作疑非火食人

簞食

花經風雨人方

惜士在江湖道益尊

春曉

目前雖有小有失天下豈無

公是非

作

啄吞自笑如孤鶴導引何妨效五禽

開

多病更知身是贅九原那恨死無名

春感

雖慚江左雄

繁郡且看人間嬰鏖翁

嚴州人

扶持後死知天幸容養無

能荷國恩

中齋

稿而暫未知酒醺曲身成直賴爐溫

夜寒

虛名定作陳驚座好句真慚趙倚樓

南

寫景 五律

浪蹴半空白天浮無盡青

海中宿雨初霽

天逼星

辰大霜清劍佩寒

夢仙

酒盡瓶枵腹爐寒客曲身

甚寒

雨昏雞共懶米盡鼠同饑

村居

月昏天有暈風軟水無

痕

村夜

天回河絡角海濶斗闌干

夜歸

風生雲盡散天

濶月徐行

夜坐

病樹有彫葉殘蟬無壯聲

秋懷

三家小

聚落兩姓世婚姻

東西

木落山盡出鐘鳴僧獨歸

過善澤

經行橋獨木佇立路三叉

野望

野父編龍具樵兒習兔

園

全上

銅燈立雁趾石鼎揭龍頭

書室

荒園拋鬼飯高

几置神鵝

神鵝

荒陂船護鴨斷岸笛呼牛

立小

墓掃鴉

銜肉人過鷺導船

郊行

犝牛將犢過雄雉挾雌飛

山行

漏從閒處永風自遠來涼

官舍

婦汲惟陶器民居半草

甌北詩話

卷六

三

菴舊南

舞簡村巫醉塗朱野女粧驛壁

藤絡將頽石松

號不斷風明覺寺

地瘦竹無葉風乾茅有聲非新

月正樹

無影露濃荷有聲從倚

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道室

蟲鏝葉成篆風蹙水生紋山果

霜郊熊撲樹雪路馬蒙

蘊威舊

零落花隨水輪困荀突籬中園

染丹梨半頽斫

雪蟹雙螯味材

燐飛乘月暗梟語似人呼夏夜

蟻知軍

陣法蟲作緯車聲秋懷

木槩頽似頽霜栗夫於拳對食

寫景七律

十里溪山最佳處一年寒暖適中時近游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舊詩

七澤蒼茫悲

故國九歌哀怨有遺音詩

船上急灘如退鷁人緣絕

壁似飛猿韻

地臨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繫

雲埋廢苑呼鷹地雪暗荒郊射虎天

書事

蟬依疎柳

長吟處燕委空巢大去時

社日

空山霜葉無行跡半嶺

天風有嘯聲

丈人觀

攬飯饑烏占寺鼓避人飛鼠上經幢

時

山縈細棧疑無路樹絡崩崖欲壓人

葦寺

淒涼蛩

伴草根語憔悴鵲從天上歸

秋雨

農事漸與人滿野夜

霜寒重雁橫空

橫塘

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

行

冬夜

未霜村舍秋先冷無月江邊夜自明

秋夜

小樓

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雨霽

津吏報增三尺水

山僧歸入萬重雲

秋雨

燈影動搖風不定船聲鞦韆浪

初生

宿漁浦

挈榼人沽村市酒打包僧趁寺樓鐘

黃山

里

儒朱墨開冬學廟史牲牢祝歲穰

北應

病骨未成松下

土老身常伴渡頭雲

作帶

蟋蟀獨知時令早芭蕉正得

雨聲多

秋典

雲歸時帶雨數點木落又添山一峯

晚眺

荒隄經雨多牛跡村舍無人有碓聲

郊行

巢乾燕乳蟲

供哺花過蜂間蜜滿房

初夏

民有袴襦知歲樂亭無桴

鼓喜時康

郊居

樹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動覺風生

池上

圍鰲坎坎迎神社大字翩翩寫酒旗

間遊

穀賤窺籬

無狗盜夜長煖足有狸奴

歲暮

童誇犢健浮溪過婦閨

蠶饑負葉歸

初夏

水淺游魚渾可數山深藥草半無名

山行

遠火微茫知夜續長歌斷續認歸樵

泛舟

風高木

葉危將脫月上天河澹欲無

南望

重簾不捲畱香久古

硯微凹聚墨多

書室

溪鳥低飛畫橋外路人相值綠陰

中門前

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濕雁相呼

郊行

曉樹

好風鶯獨語夜牕細雨燕相依

山居

舟行十里畫屏上

身在四山紅雨中

出遊

寒鴉陣黑疑雲過老木聲酣認

雨來

書喜

酒坊飲客朝成市佛廟村伶夜作場

年豐

庭

花無影月當午簷樹有聲風報秋

夜景

天宇淡青成卵

色水波微皺作靴紋

壁

微雨已收雲盡散衆星俱隱

月徐行

秋夜

翳髻暗樹類奇鬼突兀黑雲如壞山

湖塘

野火已亡秦相篆江濤猶托伍胥神

秋望

月色橫分牕

一半秋聲正在樹中間

枕上

客送輪囷霜後蟹僧分磊

落社前薑

幽事

紫蟹迎霜盈徑尺白魚脫網重兼斤

示客

山口正銜初出月渡頭未散欲歸雲

舟中

天宇更無

雲一點譙門初報鼓三通亮虎印雪泥餘過跡樹經

野火有空腔懷柔盆舊遊碁枰牕下時聞雹丹竈巉巖間夜吐

虹道十里織成無罅錦半天畱得未殘霞觀官賦

早輸無吠犬農功已畢有閒牛出遊細徑僧歸雲外寺

疎燈人語酒家樓夜歸獨木架成新畧竹一峯買得小

嶼峒風從蘋末蕭蕭起月過花陰故故遲一棹

每隨潮上下數家相望埭東西漁父暑退忽驚秋漸晚

夜長已與晝中分秋夕羣魚聚散忽無跡孤蝶去來如

有情畫漁艇往來春浪碧人家高下夕陽紅近村出

有兒孫扶儿杖歸從鄰曲語桑麻茅舍樓臺到處靈和

柳簾幕誰家子晉笙小夜雨漲深三尺水曉寒畱得

一分花小

附

瓶花力盡無風墮爐火灰深到曉溫

曉坐

紅穎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

瓊

早餘蟲鏤園

蔬葉寒淺蜂爭野菊花

西村

丹砂蠟際朝瞰日枸杞雲

問夜吠人

采藥

燕雛掠地飛無力梅子臨池墜有聲

夏月

棲鵲自驚移別樹流螢相逐度橫塘

夏夜

圍牆磊落

吳江蟹縮項輪囷漢水鰮

小酌

屏圍燕几成山字簾展

涼軒作水紋

書室

放翁生於宣和長於南渡其出仕也在紹興之末和議久成卽金海陵南侵潰歸孝宗銳意出師旋以宿州之敗終歸和議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爲上策而放翁獨以復讐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

或疑書生習氣好爲大。借此爲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其跋周侍郎奏稿云。南渡初先君歸山陰。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言及靖康北狩。無不流涕哀慟。又跋傅給事帖云。紹興中士大夫言及國事。無不痛哭。人人思殺賊。是放翁年十餘歲時。早已習聞先正之緒言。遂如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而論。亦莫有過於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入蜀後在宜撫使王炎幕下。經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銳。真有唾手燕雲之意。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山蜀以後。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後。正值開禧用兵。放翁方治東籬。日吟咏其間。不復論兵事。其詩有云。不須強預國家

憂亦莫妄陳帷幄籌是固無復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
中原舊事云乞傾東海洗胡沙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
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爲國平
燕趙則此心猶耿耿不忘也臨歿猶有王師北定中原
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則放翁之素志可見矣

放翁之不忘恢復未免不量時勢然亦多悞於傳聞之
不審在蜀時金之邊將時有蠟書來報宣威幕府具言
其國虛實

見南鄭詩
內自註

彼以蠟書來利賞賜自必詭言禍敗

以中吾所喜肯以實告耶淳熙十一年金世宗如會寧
命太子守國而放翁有聞虜酋遁歸漠北詩十二年又
有感秋詩自註聞虜酋自香草淀入秋山蓋遠遁矣不

知金國每年巡歷春水秋山自其常制金世宗最號賢君國中稱小堯舜其時朝政清明邊圉乂安有何事而遁歸漠北遁入秋山耶可見鄰國傳聞之訛易於聳聽而放翁輒輕信之其後慶元四年又有詩聞金虜亂淮以北民苦徵調皆望王師之至可見邊疆紛紛好言敵國有釁此韓侂冑所以輕率用兵致敗也開禧二年吳曦反以蜀地降金三年安丙誅曦稍復蜀地而放翁詩有解梁已報偏師入自註云見邸報西師已復關中郡縣又有聞西師復華州詩是時關中郡縣及華州何曾能復而已見之邸報則邸報且不足信况傳聞耶

放翁自蜀東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聞其

緒言與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詩謝朱元晦寄
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爲子換
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齒
耄神往形留是可見二公道義之交矣時僞學之禁方
嚴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不爲世所忌然其優游
里居嘯咏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
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
得力於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
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
掃又有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日

亦當勤平昔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淵氷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覲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聞義貴能徙見賢思與齊又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爲名高者矣至其詩之清空一氣明白如話而無迂腐可厭之習則又其餘事也

放翁與楊誠齋同以詩名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闢入詩中以爲新奇放翁則一切掃除不肯落其窠臼蓋自少學詩卽趨向大方家不屑屑以纖桃自貶也然間亦有一二語似誠齋者如晚步云寓跡個中誰耐久問君底

事不歸休饑坐云落筆未妨詩衮衮閉門猶喜氣揚揚
老學菴云名譽不如心自肯醉中走筆云過得一日過
一日人間萬事不須謀自詠云作個生涯君勿笑新作
離門云雖設常關果是麼自詠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
時一念不容差遣興云關上衡門那得愁此等詩派南
宋時盛行在放翁則爲下劣詩魔矣

放翁萬首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者惟晚年家居寫鄉
村景物或有見於此又見於彼者老境云智士固知窮
有命達人元謂死爲歸寓嘆又云達士共知生是贅古
人嘗謂死爲歸晨起云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
功名客思又云壯士有心悲老大窮人無路共功名夜

坐云風生雲盡散天濶月徐行夜坐又一首云湖平波
不起天濶月徐行冬夜云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
村犬行枕上作又云孤燈無燄穴鼠出枯葉有聲村犬
行郊行云民有袴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寒夜又
云市有歌呼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羸疾云羸疾止
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藥那更謁三醫題藥囊又
云殘暑纔屬爾新秋還及茲真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
此則未免太複蓋一時湊用完篇不及改換耳

朱子嘗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宋
史本傳因之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此論未免過刻今按
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其時韓侂胄

當國自係其力然放翁自嚴州任滿東歸後里居十二年
年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亦不敢復請是其絕意
於進取可知侂冑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職在文字不
及他務且藉以報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職爲高甫
及一年史事告成卽力辭還山不稍畱戀則其進退綽
綽本無可議卽其爲侂冑作南園記閱古泉記一則勉
以先忠獻之遺烈一則諷其早退此亦有何希榮附勢
依傍門戶之意而論者輒藉爲口實以訾議之真所謂
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今二記不載文集僅於逸稿中見之蓋子道刻於翁文集時侂

冑被誅未久爲世詬厲故有所忌諱不敢列入未必放翁在時手自削去也詩集中仍有韓太傅生日詩並未刪除則知二記本在文集中蓋因其文而應酬之原不必諱耳

放翁不以書名而草書實橫絕一時其自題醉中所作
草書云酒爲旗鼓筆刀槩勢從天落銀河傾醉中作草
書云醉草今年頗入微卷翻狂墨瘦蛟飛睡起作帖數
行云古來翰墨事著意更可鄙跌宕三十年一日造此
理不知筆在手而況字落紙三斗投紗巾作歌誌吾喜
學書一首云九月十九柿葉紅閉門讀書人笑翁世間
誰許一錢直牕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
出海擎虛空卽今訕評何足道後五百年言自公暇日
弄筆云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
硯中龍蛇入我腕正素忽已窮餘勢尚隱韡此興嗟誰
同雜興詩云紙欲窮時瘦蛟舉已看雷雨跨蒼草書

歌云吾廬宛在水中沚車馬喧闐那到耳一堂儵然臥
雲曠蟬聲未斷蟲聲起有時寓意筆硯間跌宕奔騰作
詼詭徂徠松盡玉池墨雲夢澤乾蟾滴水心空萬象提
寸毫睥睨醉僧窺長史聯翩昏鴉斜書壁鬱曲瘦蛟蟠
入紙神馳意造起雷雨坐覺乾坤真一洗小兒勸我當
自珍勿爲門生書裴几夜起作書自題云一朝此翁死
千金求不得是放翁於草書工力幾於出神入化惜今
不傳且無有能印其善書者蓋爲詩名所掩也

杜少陵亦無書名然

杜詩箋注云胡儼在內閣見子美親書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

放翁目力亦絕人五十歲秋夜讀書戲作云也知賦得
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五十三歲詩燈前目力雖非

昔猶課蠅頭二萬言六十歲詩細書時讀眼猶明六十
九歲詩目瞭未妨觀細書七十五歲詩年過七十眼猶
明天公成就老書生七十六歲詩目光熠熠夜穿帳又
細書如蟻眼猶明七十七歲詩老夫垂八十巖電尚爛
爛孤燈觀細字堅坐常夜半又云一齒已搖猶決肉雙
眸雖溢尚耽書直至七十九史局告成將致仕始言目
昏頗廢書作詩記其始是七十九目力方稍減也八十
二歲老態詩亦云似見不見目愈衰欲墮不墮齒更危
然又云目昏大字亦可讀齒搖猶能決濡肉則亦尚未
大害又七十七歲有記記中夜睡覺兩目每有光如初
日歷歷照物昔晁文公自謂善養生之驗予則偶然耳

又八十二歲十一月廿七記夜分披衣神光自兩眥出
若初日室中皆明此又神光湧現不可思議者又先生
齒牙亦堅利七十七歲始一齒動搖餘皆堅甚戲作云
病齒原知不更全漂浮机杼已三年一朝正使終辭去
大嚼猶能盡莩肩又詩云搖齒復半堪決肉枯顙再茁
已勝簪八十一歲墮第三齒有詩至八十五歲臘月五
日始落第一牙距易簪僅數日耳然則先生具壽者相
得天獨厚爲一代傳人豈偶然哉